

梁归智红学三书

独上红楼

梁归智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
九面来风说红学



梁归智红学三书

独上红楼

梁归智 著

——
九面来风说红学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上红楼:九面来风说红学/梁归智著.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1
(梁归智红学三书)

ISBN 7-80598-623-1

I. 独… II. 梁…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092 号

独上红楼——九面来风说红学

著 者:梁归智

责任编辑:张继红 朱慧峰

出 版 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 Fxxz@sxskcb.com(发行中心)

Wed@sxskcb.com(信息室)

gujshb@sxskcb.com(综合办)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20

字 数:300 千字

印 数:1—3 000 册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无言独上最高楼八
 面风来春由秋稼
 笔古今尊史笔黄
 河白日一层收
 奉题
 梁归智兄
 独上红楼
 周汝昌

题《独上红楼》

周汝昌

一
 无言独上最高楼，
 八面风来春与秋。
 稼笔古今尊史笔，
 黄河白日一层收。

一一

以学还红学始红，
 新型国学旧宗风。
 中华万古崇文化，
 总在朱楼宝卷中。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七日

话说感悟性研究范式

(代序)

曹雪芹早就感叹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据俄罗斯圣彼得堡藏本《石头记》，“谁解其中味”在曹雪芹笔下也许竟是“谁解痴中味”。要解会《红楼梦》百年痴味，该从何处入手？俏皮点说，天狗吃月亮，该从哪里下口呢？

要高屋建瓴，统观全局，也就是说要有“史识”，还要具体入微，仔细品味，也就是说要深入“文本”。本书一至四章基本上属于前一方面，五至八章则基本上属于后一方面，当然这两方面又是互相关联影响的，不可能如“楚河汉界”一般“泾渭分明”。在这两方面观照的基础上，提出最后一章的前瞻性展望。要前瞻，首先要后顾，把历史吃透，才能认清现在与将来。论史，贵在史识。而只有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才能体现出“卓识”，也就是说百年红学史的症结所在才能被实在地把握。我写的千言万语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百年红学史就是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纠缠史、蒙蔽史和解蔽史。所谓索隐派、考证派和文学批评派的现象名目也只有归结到这个“本质”问题上才能获得意义。

许多人一再呼吁应该高度重视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我的基本立场是，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两种文本，即严格区分是曹雪芹的文本还是后四十回的文本，而探佚就是绕不过去的中介。所以有一章探佚的内容，集中在史湘云的结局问题上，因为事实上这是探佚中最具有全局性和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读者可以通过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对探佚研究窥一斑而知全豹，并由此引申到对“两种《红楼梦》”之不同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境界的思考。

有几种常见的议论顺便一提。一种议论是所谓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不再能主宰笔下人物的命运，他们会脱离作者原先的设计根据自己的“性格逻辑”而走出新的人生结局，因此根据前八十回的“伏笔”、“伏脉”来探佚是靠不住的。这种“理论”是从19世纪的欧洲作家那儿来的，在上个世

纪的文学评论界曾风行一时。

不客气地说,这种议论实乃食洋不化,是用欧洲作家的创作经验来硬套中华文化的艺术。曹雪芹写《红楼梦》创造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千古绝诣,是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的背景底蕴的,那是一个玲珑剔透的水晶球,怎么就那么爱用不相干的外国人的解剖刀来胡劈乱砍呢?再说外国小说也是千变万化,像《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经典,就绝不存在什么笔下人物违背作家原旨“走自己的路”的问题。发这种议论的人其外国文学阅读背景大概也就局限在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小圈子了,还是囿于“形象”、“典型”那一套理论的狭窄视域,丧失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灵魂,因此对中华文化的艺术绝诣买椟还珠。曹雪芹是超前的天才,是中华文化孕育的“文采风流第一人”,用西洋人的老八股来框套并不合适。

第二种议论是所谓“二稿合成”或“旧稿新裁”的推测,说那些“伏笔”、“伏脉”是曹雪芹某一稿中的设计,后来的“定稿”就不再遵循了,《石头记》是一件充满了矛盾和瑕疵的未完成品,因此探佚是不可能的,不科学的。

这种议论以所谓版本考证的“科学性”为依托,实际上却由于不能将文本的艺术感悟与版本的技术鉴别有机结合,而将曹雪芹许多“陌生化”的艺术创造当作“自相矛盾”的文本失误,再由此运用“形式逻辑”引申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石头记》已经基本成形,八十回后的原稿只是“佚”(用脂批的话就是“迷失”)了而已,已经有不少学者作过这方面的论证。为什么要执迷于所谓“成书过程”而对中华文化的艺术绝诣不予承认呢?果然是执着于“真理的追求”也罢了,问题在于其实只是一种艺术感悟微量元素的缺乏综合症。什么“大宝玉”和“小宝玉”,什么“宝湘结合仅是文本早期构思”……实在是对曹雪芹的艺术天才不能知音解味,对文本的艺术感悟力有未逮而产生的误读。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需要严肃正视。这里面还涉及对一些词语字眼要有“咬文嚼字”的功夫。举一个小例子,《红楼梦》第二十六回薛蟠对贾宝玉说“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而第二十七回开头说“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从俞平伯先生起,就认为这是一处文本失误,薛蟠说“明儿”是五月初三,怎么后面又变成四月二十六呢?有人就说这是什么“成书过程”的差讹。其实还是当代人的错会误解,就是对“明儿”这个词的错会误解。因为薛蟠所说的“明儿”并不是确指的“明天”,而是泛称“过几天”的意思。仔细体会说话的语境和习惯,如果

“明儿”确指“明天”，一般就不再说“五月初三”了，正因为“明儿”是泛指，才需要进一步点明生日的确实日期。其实“明儿”在其他回也出现过，都是泛指未来时日而不是确指“明天”的意思。我们对这些口语没有“咬文嚼字”认真体察，对其语意就得不到正确理解，于是就会“发现”曹雪芹的“失误”，要找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就说是“成书过程”的问题。类似这样的“版本考证”和“科学研究”在某些红学家那里经常出现，你提醒要反省一下艺术感悟问题，又可能被认为是狂妄自大和不尊重“科学考证”。关于“成书过程”的种种议论充满了推测想像和主观臆断，而又缺乏必要的艺术感悟前提，实在比立足于细读前八十回文本的探佚研究“不实际”多了，“玄”多了。所谓成书过程的研究需要有一定的节制，否则难免不是一堆大胆的假设和笨拙的猜想，而缺乏艺术感悟根基的所谓考证也必然不是真正的“小心求证”。所谓成书过程的研究其终极后果必然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把曹雪芹呕心沥血精雕细琢的艺术造诣解构作未成型的疵病多多的粗糙毛坯。而探佚研究正好相反，立志于探索艺术绝构的几微神韵脉理，让一件和光同尘的天人妙品刮垢磨光，让一位被“毛延寿”歪曲了风神形象的绝世美人恢复其天姿国色，重现其文采风流。

另一种议论说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探佚都会有多种可能性结论，因而探佚是或然性的，缺乏可信度。这里需要明确一点，探佚只是探讨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佚稿的粗线条轮廓和大体脉络，借以窥知曹雪芹原著的整体精神面貌，并不主张复原细节性故事情节。探佚不是续书，探佚只勾勒一个框架和走向，具体的情节细节都留给每一个认同探佚思路的读者自己去想像。当然有些探佚文章涉及到了细节的推测，那又是具体研究者个人的立场了，至少我本人在作探佚研究时一般是避免细节推测的。因此我说探佚使曹雪芹的文本成为一个“空筐结构”和“召唤结构”，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每一个读者的参预性阅读的能动性，探佚只标示出一些“路标”，然后邀请每一个读者在自己的幻视中独立想像那美丽的海市蜃楼，与曹雪芹共同“创作”未完成的交响曲，探佚因此使小说的阅读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创造性意味，这也正是《红楼梦》这部小说能够引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探索热情而永不会“过时”的一个原因所在。从这种意义上说，探佚研究很像是作诗：诗有神韵，但诗无达诂，所重者在意境和气象，在心灵的感悟，而不在所谓“惟一正确”的科学结论。探佚学创造了审美接受的一个奇迹，实在是很“先锋”很“前卫”的。我主张探佚，却认为“新补”、“新续”一类续书的尝试没有前途。因为那已经是要用具体语言来实现的一种艺术创作活动，个人才分，时代差异，语言功夫……都是巨大的考

验。谁敢说自己是曹雪芹第二呢？当然采用影视改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影视的艺术手段已经主要不是靠语言而是靠画面剪辑，这就比较容易避免续书的尴尬。总之，探佚派的红学最大限度地张扬了小说文本的“未知结构”，开拓出一个审美的永恒空间，实在比非要实打实地续补残缺或沉溺于一百二十回的伪“全璧”要有意思多了，也聪明多了。

还有一种习以为常的议论就是把曹学、版本和脂批研究以及探佚的考辨与“回归文本”对立起来。一些大家如宋淇、余英时等也往往囿于这种常识性的曲解不能自拔。其实那四个分支的考辨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回归小说文本，关键问题是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红楼梦》”，而只有通过那几个基础性分支的研究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里涉及到对“文化性红学”的认知维度，还有一个红学发展的时段性和过程性问题。当然这个“过程”是拖得稍微漫长了一点，以致于大家都产生了急躁情绪。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这本书是基本上阐释清楚了吧？

当务之急是感悟性研究范式的确认与创立。这首先是由曹雪芹创作小说的文本实际决定的，其次是由中华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决定的。曹雪芹写《红楼梦》，一个根本特点是“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所以，要真正“回归文本”，就必须有贴近诗境的真性真力。否则，曹雪芹苦心孤诣创造的“意境”就可能被误会为“失误”或“过程现象”。而追根究底，这又和“小学”即汉语言文字的本质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特色有关，也就是和中国文化的“言说方式”有关。汉字是象形字，汉语天生具有诗性的特征，以象言诗，因象生境，用《庄子》里的话就是“象罔”才能觅到的“黄帝玄珠”。中华语言文字的这种本质，中国文化的这种言说方式，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达到了极致体现。这就要求读者对中华文化的本色真味有本己的体验和认知。过去读古典文学文本是讲究“涵咏”的，要“吟味”，要“含英咀华”，即那种以自己的性情气质灵感如鱼在水地化入其中。可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侵袭使中华文化的本质受到了伤害，汉语本身的超概念言说方式逐渐被一种概念的智性言路所阻隔，用线性来规范非线性，逼得龙困泥沼，凤入牢笼。这正是当代某些红学研究者解读《红楼梦》所不自觉陷入的困境之根源所在。一些研究者动辄用“形式逻辑”来切割《红楼梦》阅读中的问题，就是这种文化病象的症状。

所以，这里郑重提出感悟性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当然不绝对排斥逻辑分析的言路，但强调艺术感悟的本位立场，而且是中华文化语境中的艺术感悟立场。这种范式甚至与写作的风格语调都是相关的，大家可以

看到,这本书中的某些章节并不是严格的“论文体”,而有一些“文章体”的色彩。我们认为,不一定要写通常的所谓“论文”才能符合所谓“学术规范”,“文章”同样能达到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我们愿意回归到俞平伯、周汝昌写的那种红学文章,而不屑于与那些八股调的“科学论文”为伍。虽然本书各章也曾经是单篇的“论文”,好在我写作时是警惕“八股”的。不过由论文而整合成书,难免有些地方生前后重复之弊,也只有请读者谅解,重神不重形了。网络时代的红学有许多新气象,“权威”们想要一手遮天垄断话语权是越来越困难了。承蒙网友慨允,将高颍的两篇与湘如的一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亦可见网上红学之一斑。网上有高人,民间有高人,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噫!

2002年8月29日于大连痴慧斋

目录

话说感悟性研究范式(代序)	(1)
第一章 百年红学争鸣述要	(1)
提要	(2)
一 曹雪芹是不是叔本华?《红楼梦》是不是以“否定生 活意志、求得解脱”为主旨?《红楼梦》的“悲剧”具有 何种性质?	(3)
二 索隐与自传——旧红学与新红学的世纪之争	(6)
三 1954 年的大批判运动	(11)
四 “市民说”与“共名说”之争	(15)
五 脂批本与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优劣真伪之争 ..	(19)
六 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论争	(26)
七 关于曹雪芹家世祖籍问题的论争	(29)
八 曹家被抄没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的论争 ..	(32)
九 与曹雪芹有关的一些文物和遗迹真伪的论争	(33)
十 围绕着版本和作者问题的一些论争	(37)
十一 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某些学理、观点的论争	(40)
十二 《红楼梦》人物形象评价的论争	(51)
第二章 回溯红学历史踪迹	(61)
提要	(62)
一 1949 年以前的红学研究	(63)
二 1949 年到 1979 年的红学研究	(66)
三 1979 年到 2000 年的红学研究	(73)
第三章 体会一位红学大师	(89)
提要	(90)
一 红学研究的“文学范式”	(91)
二 “晚明名士”的散文小品	(92)
三 “涩如青果”的新旧体诗	(95)
四 与曹雪芹的“契合”与“隔膜”	(100)
第四章 再看一位红学大师	(111)

提要	(112)
一 考证为了思想	(113)
二 原著与续书绝异	(116)
三 悟性主导,全局研究	(118)
四 溯源文化,提升红学	(122)
第五章 原著续书两种红楼	(127)
提要	(128)
一 假作真时真亦假	(129)
二 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野	(142)
第六章 红楼探佚窥豹一斑	(147)
提要	(148)
一 “湘江水逝楚云飞”与“湘江旧迹已模糊”	(149)
二 再看看册子判词和“红楼梦”曲子	(150)
三 前八十回中湘云和宝玉、黛玉、宝钗的关系	(151)
四 关于“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153)
五 关于宝玉两次出家的推断	(157)
六 其他线索	(161)
七 卫若兰射圃	(164)
八 芳官——史湘云的“影子”	(170)
九 真假“金玉姻缘”	(179)
第七章 探索红楼文化思想	(189)
提要	(190)
一 从“齐天大圣”到“遮天大王”	(191)
二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与“贾宝玉挨打”	(196)
三 前卫与先锋	(201)
四 禅、《红楼梦》与中国天道	(207)
第八章 领略红楼艺术意境	(217)
提要	(218)
一 “两扇面”的小说结构	(219)
二 释《飞鸟各投林》	(226)
三 媚人与可人	(228)
四 海棠之隐喻	(231)
五 鸳鸯的角色意义	(234)
六 贾兰“中原逐鹿”	(236)

七 芸香 蕙香 四儿	(238)
八 镜子的象征	(239)
九 七把钥匙	(244)
十 “不交代法”、“补遗法”与“意境人物”	(248)
十一 语言之自铸伟词	(249)
第九章 人间红学独领风骚	(255)
提要	(256)
一 新红学、探佚学、新国学与人间红学	(257)
二 胡适买椟还珠	(263)
三 象牙之塔内外	(268)

附 录

高颀 从“终久”看《乐中悲》及湘云结局	(281)
话说“金麒麟”	(287)
湘如 网上“人间红学”掠影	
——重拍电视剧《红楼梦》网上讨论述评	(291)

第一章

百年红学争鸣述要



提要：王国维引进西方文化思想评论《红楼梦》是20世纪红学学术争鸣的肇始。20世纪学人对王氏关于《红楼梦》之思想倾向与悲剧观的论说有不同的评判。——红学中索隐与自传两派的争论是延续百年的世纪之争。——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以及其后“市民说”与“共名说”的争论有得有失，对得或失的不同评估与时代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脂批本与程高本的优劣真伪之争是20世纪红学争鸣中延续时间最长、争论程度最激烈、参与争论人数最多、最具有学术本体性的争论。——对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以卒年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和生年雍正二年甲辰闰四月二十六日说和康熙五十四年乙未说为重镇。——曹雪芹家世祖籍的论争形成丰润说与铁岭说对垒辽阳说的态势。——曹家被抄有主要是“政治原因”和主要是“经济原因”的两派意见。——有关曹雪芹各种文物遗迹的发现引起真伪认同的论战。——围绕着《石头记》的版本和《红楼梦》的作者两大问题产生了多种不同观点的交锋。——有关《红楼梦》的学理文化内涵有多次各种角度和层面引人瞩目的论争。——对《红楼梦》中人物形象的不同评价导源于对版本的认同差异和各种文化思潮的不同影响。

《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或曰红学的历史,以王国维 1904 年完成《〈红楼梦〉评论》为起始标志^[1],到 2000 年 12 月为止,正好 20 世纪一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中,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学术争鸣,波涛汹涌,此起彼伏,蔚为大观。《红楼梦》研究与红学正是在这种不断的争鸣中向前发展,走向深入的。本章对一百年的红学学术争鸣不可能巨细无遗,面面俱到,只将其中引起较大反响,或者学术意义的张力很强的论争问题作一综述。

一 曹雪芹是不是叔本华?《红楼梦》是不是以“否定生活意志、求得解脱”为主旨?《红楼梦》的“悲剧”具有何种性质?

王国维 1904 年完成的《〈红楼梦〉评论》是引进西方的哲学理论来观照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第一篇文艺批评,当然也是《红楼梦》研究中运用西方理论思潮来分析评论作品的开始。王国维引进的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叔本华认为人生 = 欲 = 苦痛,人生惟一有意义的是从“苦痛”中“解脱”出来。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正好印证了叔本华的哲学理念,因此评价《红楼梦》是“宇宙之大著作”、“我国美学史上之惟一大著作”。他的这种评价是以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为对象的,因为后四十回中写黛玉死钗嫁而贾宝玉最后出家为僧,王国维据此推论:人的“欲”分“饮食之欲”和“男女之欲”,“男女之欲尤强于饮食之欲,前者无尽的,后者有限的也”,因此“男女之欲”是造成“苦痛”的最大问题,是“人人所有之问题,人人未解决之大问题也”;《红楼梦》以前的“诗歌、小说之描写此事者”,“解决之者鲜矣”,只有“《红楼梦》一书,非徒提出此问题,又解决之者也”;“《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王国维还把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者”;第二种是“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

王国维原文就是用“=”。

王国维引进西学视野。

种是“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之不得不如是”。《红楼梦》属于“第三种悲剧”，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悲剧之悲剧”。同时，这种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所以“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若《牡丹亭》之还魂，《长生殿》之重圆”，等等。只有《桃花扇》和《红楼梦》是例外，《桃花扇》“他律的也”，“《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

涛每批评王国维

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这种分析评价在当时不可能引起太大反响，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叔本华等西方的哲学思潮有所了解的人还很稀少。但也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两种意见发表。署名“涛每”的《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表示不同意见》^[2]，说得相当深刻：“王先生评《红楼梦》之根本观点，盖发源于叔本华之哲学思想。然而《红楼梦》作者与叔本华二人之所见是否能相合至如此程度，吾人不能无疑。予终觉根据一家言以看他家，终不免有戴起有色眼镜看物之危险，因所引证无论如何精密，总脱不过作者之成见，而其他不合其成见者，容易忽视过去，譬如以绳穿珠，珠孔有大小，而绳则遗留者为不少也。此实东西学术接触时作学者所应万分留意也^[3]”，他通过论证，得出和王国维针锋相对的结论：“王先生谓：（一）有生活就有苦痛。（二）要免苦痛，就要拒绝生活之欲。（三）《红楼梦》之精神在解脱，即拒绝生活之欲。（四）《红楼梦》之美学上伦理上之价值，均在其解脱之精神，推其极使世界无有。我之意思则以为：（一）有生活就有苦痛，不过看主观为转移。（二）要免苦痛，不在拒绝生活之欲，而在认识真正之情。（三）《红楼梦》之精神，不在解脱，而在言情。（四）《红楼梦》之价值，不在造成‘无的世界’，而在造成‘情的世界’^[4]。”

佛雏批判王国维

佛雏发表于《江海学刊》1963年第6期的《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再批判》可视为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代表作。虽然难免那个时代的“大批判”痕迹，也还是从理论上切中了王国维文章的一些弱点。此文从叔本华哲学与王国维其人、叔本华的“原罪—解脱”说、“第三种悲剧”说几个方面比较深入地分析批判了王国维用叔本华哲学解读《红楼梦》的失误，所论虽然有很偏颇的地方，但也不乏合理因素。如说：“王国维的‘解脱’论既不是宝玉的解脱，也不是什么人类的解脱，它只是把那个制造宝黛悲剧的封建社会及其统治人物的滔天罪行完全给‘解脱’掉了。这当然绝不是什么‘《红楼梦》精神’，而只是王国维，一个十足颓废而又相当冥顽的封建卫道者的自我写照而已。拿王国维的《评论》跟他同一时期的那位

署名‘季新’的《〈红楼梦〉新评》比,觉前者犹低一筹,因为后者毕竟依据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观点,谈民权、自由,谈专制家庭的‘流毒’,谈‘知自重其爱情,尤当知重他人之爱情’等;而前者则始终站在没落时期资产阶级的颓废反动的观点上立论,故无一语真正道着^[5]。”

1980年,绿原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三辑发表论文《曹雪芹不是叔本华》,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体现了和叔本华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得出的结论是“曹雪芹不是叔本华”。

而最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叶嘉莹的《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一文^[6]。叶嘉莹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她一方面肯定了王国维此文的历史意义:“从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来看,由静庵先生此文之前,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曾使用这种理论和方法,从事过任何一部文学著作的批评。所以静庵先生此文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中,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因此即使此文在见解方面仍有未尽成熟完美之处,可是以其写作时代论,则仅是这种富有创意的精神和眼光,便已足以使其在中国文学批评之拓新的途径上占有不朽之地位了。”另一方面,叶嘉莹也指出了王国维此文的问题:“本来,从哲学观点来批评一部文学作品,其着手的途径原是正確的。只不过当批评时,乃是应该从作品的本身及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方面,来探寻作品中的哲学意义,此一哲学含义,与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虽大可以有相合之处,然却不可先认定了一家的哲学,而后把这一套哲学理论,全部生硬地套到一部文学作品上去。”

叶嘉莹分析王国维的得失。

梁归智写于1987年的《〈红楼梦〉的审美接受及其启示》一文中^[7],则认为王国维文章的根本问题是他对《红楼梦》的评论不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这“两种《红楼梦》”:“王国维把对《红楼梦》的评价上升到形而上哲理的高度,这本身显示了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接受。遗憾的是,这一评论仍然以一百二十回的伪全璧为对象,因而对于曹雪芹原著来说,他的评论是一种歪曲,曹雪芹绝不是叔本华,原著《红楼梦》的主要内容也不限于‘男女之欲’。对于高鹗续书来说,他的评论又是一种拔高,高鹗续书并没有达到蕴含形而上哲理的层次。”

梁归智评判王国维。

他还认为王国维对《红楼梦》悲剧的分析也有问题:“王国维这些认识评论自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关于中华民族缺少悲剧精神尤为的论。但他对《红楼梦》的认识却仍然是错误的。曹雪芹的原著《红楼梦》并不能算是第三种悲剧,倒接近于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所谓‘忽喇喇似大厦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而高鹗续书中‘黛玉死嫁’之